

推门进来后，发现公寓里敞亮干净许多。  
房间里传来动静，或许是雪之下。我放下了行李，思考着自己能帮上什么忙。  
雪之下拿着抹布从房间里走出来，额前的头发因为汗水粘在了一起，黑色的护膝上有不少的灰尘。

“比企谷君，你要选哪间房间呢。”

她微微喘息，挤出笑容。

“我无所谓吧，你先选。”

看样子她很早就来了，清理的事情都让她做的差不多了。

“嗯？我先选？不是……”她困惑朝我看了看，又欲言又止。

“你做了这么多了，让你先选也没问题吧。”

“啊……”她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事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那我选左边那间房间吧。”

“嗯。你尽管考虑。那剩下的事情你指示我来做吧。毕竟我来得太晚了。”

“不，没事。不过，你来得正好。房屋之前的布置我不是很喜欢，家具电器放置的地方也还有些死角，比企谷君帮忙改变一下布置吧。”

“好。”看样子应该争取天黑之前完成，雪之下都清理到这个地步了，今晚不能入住反而还要赶回干叶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了。

雪之下对于布置简直严格到极致。明明之前住的公寓这么简洁，还以为随意些就可以了，现在反而一点也不马虎。

“雪之下，沙发挪到这里就可以了吧？”

“再靠落地窗一点点。”

“好~”

“话说回来，比企谷君，明天开学典礼要去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打算去。感觉会人山人海的樣子。”

即便明天就是大学的第一天，我也没有什么期待的感觉。我也不会妄想在接下来这个地方交到朋友之类的。

“大学第一天就打算社会性期望呢，比企谷君。”

“这什么啊，没去开学典礼是这么严重的事吗。”

“因为感觉比企谷大学的第一天和第一百天完全没区别呢。”

“听你的意思，你会去开学典礼吧？”

“嗯，姑且要去。”

“不过雪之下，人很多，你会被淹没的。”我骄傲地反击了回去，这家伙在人海里永远都是瘦弱的设定。

“我知道，所以你也得去。”

“诶？”

回过头来，雪之下正双手叉腰，严厉地盯着我。明明是没有道理的话，却说得相当自然。

“母亲过几天要来呢，本来眼睛就没有光芒了，可不能再让她看到你那颓废的模样。”

“雪之下叙述事情能不能直接从重点开始说？多了解一下轻重概念可以吗？”

“啊啦，那应该从母亲要求你参加开学典礼这件事开始说起？”

“嗯？喂喂喂，什么啊？”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，可恶啊。

“嗯，令尊令堂也要来哦，毕竟是开学典礼，比较有纪念意义，父亲想拍合照，于是邀请了你的父母。”

她的笑容像是胜利了一样，但还是嘲讽的味道多一些。

“雪之下，能不能把我p图p上去呢？”

“驳回。”她冰冷地瞪了我。

被雪之下恶语相向，我只能回到清扫工作的位置上。

看着屋里的布置逐渐到位，我仍然没有实感，门口的行李箱提醒着我这是未来和雪之下共处四年的空间。那个过去在学校给予那个哪里也无法融入的人一个座位的女孩，如今再次给他一个栖息的场所。有她在，我可能还会继续改变下去。

此刻思考触及到她，忍不住回头看看她。但客厅只剩我的动静，我好奇的往房间走去。

“雪之……”

映入眼帘的是雪之下可爱的睡颜，她毫不介意的直接躺在床垫上睡着了。

我稍微后退避讳了一下，生怕自己的声音吵醒她。虽然知道看别人睡觉不太好，但眼睛忍不住飘过去。这家伙睡着了简直就是天使啊，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太累了。

我轻轻关上门，把剩下的未完成的清理工作做完。

夕阳的余晖透过阳台的落地窗斜射了进来，和远处晚霞一样预告着一天的结束，而客厅反而是焕然一新的感觉。我靠在落地窗旁，不知为何并不想开灯，享受着仅此一刻客厅逐渐变暗的安全感。

房间内有一丝动静，看向房间的方向，自己在奄奄一息余晖下的影子尽头处出现了一位女孩。

“比企谷君，打扫的工作都做完了吗？”

“嗯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算是一丝不苟完成了，还算是干净的范畴。”

这家伙全然不提自己睡着的事吗。等等，不会还要验收工作吧？

“不是问你这个，新的住处怎么样？”

突然被问到这样的问题，有些回答不上来。

“嘛……对仅仅需要一张床的我来说，挺不错的吧。”

雪之下扑哧一声被我的话逗笑了。

“怎么，有那么好笑吗？”我不满质问她。

“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床，这是要给两个人住的呢。一张床就够的比企谷君更适合住icu病房吧？毕竟什么都不用忧愁呢，营养物质都能直接送到你的血管里哦。很方便吧？”

“能不能不要把我送到垂死抢救的位置，我很健康的哦。”

“是呢，那这间公寓会很空吧？”

她双手藏在背后，平和地朝我微笑，我也会意朝她苦笑。

“你的脸不会想说那是夕阳照的吧？”

“就是夕阳照的啦。”我慌忙把脸别过去，

“比企谷君的借口过时了吧？”

“一点也不。”我小声嘀咕。

“比企谷君。”我应声回头。

条件反射伸出手接住了雪之下扔过来的东西。

是MAX。冰凉的MAX。

“谢谢。”我拉开了拉环，一口气喝了半瓶左右。真是神奇，MAX无论冷藏还是加热都很合适。

“以后看来要买一些来呢。”

“不不不，即便我喜欢也不用做到那个程度。”

“并不是迁就你，比企谷君，我也会喝的。”

“雪之下，你能忍受那么甜吗？”

她沉默了一下，松了一口气。

“嗯……苦和甜都没有关系。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？”

“只是总得有人递给你MAX吧。”

这么说着，她把自己的MAX递给了我，在我旁边坐了下来，是肩膀贴着肩膀的距离。

我放下自己的咖啡，接过来后打开再顺势递了回去。

“给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抱歉，太暗了吧，我去开灯吧。”

她拉住了我，制止我站起来。

“不，比企谷君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”

我和她身处昼夜的分界线，不够暗，也不够亮。我也还能看清她的笑容，她的嘴唇，她的长发。

她双手捧着咖啡，小小喝了一口，然后头悄悄地靠在了我的肩上。

或许，此刻我有一些未来的实感了。应该说是终于。即便在原地不动，未来也会不可避免向你靠近。我应该靠近些，我们应该靠近些，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改变。

天彻底暗了下来，却让依偎的两人愈加安心。

“比企谷君，接下来的日子请多指教。”

“嗯。请多指教。”

